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9

中国电影出版社

广 岛 之 恋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113/2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19

广 岛 之 恋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1082 北京

Hiroshima Mon Amour

Marguerite Duras, Alain Resnais

据Grove Press, New York, 1977年英译本译出

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Alain Robbe-Grillet, Alain Resnais

据同上出版社1962年英译本译出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19)

广岛之恋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

中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³/₄ 插页: 6 字数: 142,000

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册

统一书号: 10061·397 定价: 0.72元

编者的话

本辑收入的两个电影剧本都是法国著名电影导演阿仑·雷乃的作品。雷乃是法国电影艺术中影响很大的“左岸派”的代表人物，这两部影片则是他的代表作品，以打破传统的情节叙述方式、着意描写人物的潜在意识活动为其特点。

《广岛之恋》描写一个法国女人在日本广岛与一个日本男人的邂逅以及她在这一短暂爱情中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描写在休养胜地马里安巴德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述说去年在这里似乎发生过的如梦般的情景，设法使她相信那一切真的发生过。

这两部影片所表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应该加以批判，但在电影艺术手法的探索方面尚有某些可资借鉴之处。

目 次

广岛之恋……………〔法〕玛格丽特·杜拉 著 (1)
阿伦·雷乃

刘寿康译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法〕阿伦·罗勃-格里叶 著 (85)
阿伦·雷乃

黄雨石译

广 岛 之 恋

〔法〕玛格丽特·杜拉 编剧

阿 伦·雷 乃 导演

刘 寿 康 译



广 岛 之 恋

——提要——

时间：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八月。

地点：广岛。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法国妇女到广岛参加拍摄一部宣传和平的电影。

故事发生在她回法国的前一天。这部电影基本上已经拍完，只剩下一场了。

就在她回国的前一天，在这部影片里始终没有姓名的法国妇女——这个无名的妇女——遇到了一个日本人（工程师或设计师），和他发生了短暂的爱情关系。

影片并不提他们怎样相遇，因为这不重要。世界上到处都可以邂逅相遇，重要的是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影片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这一对萍水相逢的人，看不见她，也看不见他。我们看见的只是部分躯体——头

部、臀部——在蠕动——在爱情或死亡的挣扎中蠕动——而且身上布满致命的原子尘和露水——还有情欲满足后的汗水。

渐渐地，渐渐地，这两个人的身体从这些畸形的、无名的躯体中浮现出来。

他们躺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赤裸裸的、光滑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

他们在谈些什么？谈广岛。

她告诉他，她看见了广岛的一切。那些景象我们都看见了。可怕极了。但他的回答却是否定的，他说那些景象是骗人的，他以冷漠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态度不断地重复。她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

因此，他们的第一次交谈是讽喻式的。一句话，是一种歌剧式的交谈。谈论广岛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谈谈无法谈论广岛的原因。广岛的情况已经在前面用典型的幻想手法描述过了。

这种开头——在旅馆的床上回想人所共知的关于广岛恐怖情景的官样文章——这种亵渎神灵的回忆，是有意安排的。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谈广岛，甚至两个偶然相识的人在旅馆的床上，在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时也是可以的。影片中彼此相爱的两个主人公的身体让我们想起了这一点。如果真有亵渎神灵的事，那么亵渎神灵的是广岛本身。虚伪和回避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观众在广岛纪念馆里看到的東西只有那么一点，但满目凄凉的纪念馆里这些悲惨的遗迹应使他们摆脱一切偏见，准备接受关于这两位主人公的任何故事。

现在回过头来讲讲这两位主人公。

这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每天都会发生千万次。那个日本人是结了婚的，而且有孩子。法国女人也有丈夫，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之间的恋爱只不过是一夜风流。

在什么地方？广岛。

他们的拥抱——这样平凡，这样习见——发生在世界上最难以想象的城市：广岛。在广岛，一切都是未知的。每一个手势，每一句话都有超出字义的弦外之音。这正是影片的一个主要目的：扬弃以恐怖描绘恐怖的手法，因为这种手法日本人已经用过了；我们要使恐怖在灰烬中复活，让它和一种特殊的、美妙的爱情结合起来。这样，在广岛拍摄这部电影，就比在世界上任何别的没有遭到大量死亡的地方更有说服力。

这两个人来自极其不同的地区，具有完全不同的哲学、历史、经济、种族背景……在广岛（也许只有在广岛）他们能够在那里赤裸裸地表现出人类共有的性欲、爱情和痛苦。除了广岛，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容忍欺骗。但在广岛不行，在广岛欺骗要受到谴责。

他们在入睡之前又谈到了广岛。不过方式不同了。现在是在带着情欲，也许在不知不觉之中彼此产生了爱情。

他们谈广岛，也谈自己。从现在起，他们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伴随着广岛的歌剧——简直难以分清。

他们个人的故事，不管多么短暂，总是一直在统治着广岛。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这部影片只不过是又一部一般化的影片，不会比任何小说化的纪录片更精彩。有了这个前提，我们会摄制出一部不真实的纪录片，但在探索广岛的历史教训方面，它会比任何一般化的纪录片都更深刻。

他们睡醒了。在她穿衣时，两个人又谈论起来。谈家常，也谈广岛。为什么不呢？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是在广岛呀。

突然，她穿着一身红十字会护士的制服出现了。

（这套衣服是官式化的美德的化身，重新唤醒了他的情欲。他想再见到她。他和每一个男人，和所有的男人一样，完全一样，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故作正经总是包含一种勾引男人的色情因素。永恒的战争中的永恒的护士……）

既然她也需要他，为什么她不想再看见他呢？她没有表明原因。

他们醒来之后，又谈到她的过去。涅夫勒地区的内韦尔是她的故乡，她在那里长大，在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为什么她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放荡而又迷人，诚实而又虚伪，暧昧而又爽朗？为什么这样轻易地委身于人？为

什么面对爱情却又如此胆怯？

她告诉他，有一天，她在内韦尔发疯了，由于仇恨而发疯了。她说这话的神态就象她在说，她曾在内韦尔有一阵子神志非常清醒一样。完全一样。

她并没有说明内韦尔“事件”是否与她目前在广岛的行为有关。她谈内韦尔“事件”就象谈别的事一样，没有说明原因。

她离开了，决定不再和他见面。

不过他们还要再见面的。

当天下午四点钟。广岛和平广场（或在医院前面）。

摄影师正在离开（每次他们在银幕上出现时，都正带着摄影装备离开现场）。工人正在拆掉看台，拔掉旗帜。

法国女人大概在看台的阴影里睡着了，人们在拆除看台。

一部宣传和平的进步影片刚刚拍完。它绝不是一部荒唐的影片，只不过是又一部新片子罢了。

人群又一次拥到刚拍完的那部影片的布景跟前，有一个日本人穿过人群走过去。他就是这天早晨我们在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个人。他看见了法国女人，停住了脚步。朝她走过去，看着她睡觉。他的凝视惊醒了她。他们交换了目光，心中都充满了情欲。他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的，他是来找她的。

几乎就在他们刚刚见面以后，就开始了一场游行。这

是影片的最后一场。影片里有学生、儿童、狗、猫，还有一些闲逛的人。整个广岛都出动了，每逢世界和平受到威胁时，总是有这样一场离奇古怪的游行。

天气十分炎热，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等待游行队伍过去。这时，他告诉她：他觉得他爱上她了。

他把她带到他家。他们简短地谈了谈各自的生活。

他们的婚姻生活都很美满，并不需要寻求什么来弥补一场不幸的婚姻。

在爱的过程中，她开始对他说在内韦尔发生的事。

她从他家跑了出来，他们在河边一家咖啡店里“消磨在她离开之前的那段时间”。夜幕降临了。

他们在那里逗留了几个钟头。离第二天早晨飞机起飞的时间越短，他们的爱情越加深。

她在这家咖啡馆告诉他在内韦尔她是怎样发疯的。

一九四四年，她二十岁的时候，在内韦尔被人剃光了头。她初恋的对象是一个德国人，在法国解放时被冷枪打死了。

她一直光着头呆在内韦尔的一间地下室里。她正是在广岛被炸时头发长得可以见人了，她离开了地下室，来到街上，走进如痴似狂的人群中。

她为什么要谈这一段痛苦的个人经历呢？毫无疑问，因为他也是一个异端人物。他理解一个姑娘爱上——真正地爱上了她的祖国的法定敌人，就被剃光了头，这是极其

可怕和愚蠢的。

我们看到了内韦尔，就象在旅馆房间里看到过那样。他们又谈起个人的事。再一次出现内韦尔和爱情、广岛和爱情的交叉重迭。一切都混合在一起，并无事先安排，世上每时每处都在产生这类事情，他们的交谈就象一切刚刚坠入情网的情人那样。

她又走了。她又从他那里逃走了。

她想回到她的旅馆去镇定一下，但办不到，于是又从旅馆走出，回到咖啡馆。这时咖啡馆已经关门了。她在那里回忆内韦尔（内心独白），也就是回忆爱情。

日本男人跟着她。她注意到了。她看着他。他们互相注视着，深深地陷入情网。一种没有希望的爱情，就象内韦尔的爱情那样被扼杀了。因此它已付诸遗忘。一切都结束了。因此它是永恒的。

然而她没有和他在一起。

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漫步。他跟在后面，就象跟随着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过了些时候，他追上她，象在旁白中似的，要求她留在广岛。她说不。和别人一样地拒绝。和别人一样地怯懦。①

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① 有些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认为她“最后”留在广岛了。这也可能。我没有意见，我们既然让她拒绝留在广岛，在影片结束之后，她没有改变她的决定就无关紧要了。

他没有坚持。

她漫步走到火车站。他走到她身旁。两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象两个影子。

从现在起，两个人再也没有说话。即将分离的迫切感使得他们陷入悲哀而又严肃的沉默之中。

这是真正的爱情。他们只能保持沉默。最后的一场在咖啡馆拍摄。我们看见她旁边坐着另外一个日本男人。

而在另一张桌子旁她所爱的男人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他感到非常绝望，只能逆来顺受，但肉体上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痛苦了，就象她已经属于“别人”。他只能彻底谅解。

黎明到来，她回到她的屋子里。过了几分钟，他敲门了。他没办法不这样。“我不能不来。”他抱歉地说。

这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两个人都处于一种可怕的、无能为力的状态。屋子，“风俗习惯”，仍然包围着他们，他们不再去打搅它了。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更多的表示。

他们只是再一次彼此呼唤。呼唤什么？内韦尔，广岛。因为实际上，在彼此的心目中，他们谁也不是。他们是地方的名字，不是名字的名字。仿佛通过他们，广岛的一切爱上了内韦尔的一切。

她对他说：“你的名字就是——广岛。”

第 一 部

（电影开始时，两对赤裸裸的肩膀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我们能看到的只有这两对肩膀拥抱在一起——头部和臀部都在画外，上面好象布满了灰尘、雨水、露珠或汗水，随便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让我们感到这些露珠和汗水都是被飘向远方、逐渐消散的“蘑菇云”污染过的。它应该使人产生一种强烈而又矛盾的感觉，既使人感到新鲜，又充满情欲。两对肩膀肤色不同，一对黝黑，一对白皙。弗斯科的音乐伴随着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拥抱。两个人的手也截然不同。女人的手放在肤色较黑的肩膀上。“放”这个字也许不大恰当，“抓”可能更确切些。传来平板而冷静

的男人声音，象是在背诵那样：）

他 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

（这句话可以任意重复。一个女人的声音，同样平板、压抑和单调，象是在背诵：）

她 我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弗斯科的音乐在上述对白开始之前本来已经逐渐消失，在女人的手抓紧男人肩膀的那一刻，它又逐渐加强了。接着，她的手放松了，然后又抚摸男人的肩膀。较黑的皮肤上留下了指甲印，它似乎能够给人一种幻觉：男人因为说了“不，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句话，而受到惩罚。接着又响起了女人的声音，仍然是冷静、平淡，象念

咒似的：)

她 比方说医院，我看见了。我的确看见了。广岛有一家医院，我怎么能看不见它呢？

(医院、过道、楼梯、病人，这些镜头都是冷静和客观地拍下来的。① 但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她在那儿看着。接着我们又看见女人的手抓住——紧紧抓住肤色较黑的肩膀。)

他 你没有看见广岛的医院。你在广岛什么也没有看见。

(女人的声音变得愈来愈冷漠。博物馆的镜头。② 同样眩目的灯光，和医院的灯光一样令人讨厌。各种解说牌、原子弹爆炸后的物证、按比例缩小的模型、钢铁碎片、人皮、烧焦的头发、石蜡模型，等等。)

她 我到博物馆去过四次……

他 广岛的什么博物馆？

她 我到广岛的博物馆去过四次。看见人们在里面徘徊。他们若有所思地在照片和复制品之间徘徊，想要找到什么别的东西。在照片之间、在照片和复制品之间徘徊，想要找到什么别的东西。在解说牌之间徘徊，想要找到什么别的东西。

① 雷乃拍戏时只有一个提纲式的原始剧本作为依据，他从日本带回来许多材料，因此在剪辑影片时，对原始剧本进行了修改和适当的扩大。——译注

② 隔一定的时间，镜头就再一次回过来拍两个人的身体。